

曾國藩全集

啓功題



卷七
奏折二

◎清 曾國藩 著

曾國藩全集

卷七 奏折二

北京出版社

曾國藩全集 卷七 奏折二

咸豐五年

謝寬免處分恩摺 二月十七日

奏爲恭謝天恩事。

本年二月十七日，承準軍機大臣字寄，咸豐五年正月十二日奉上諭：

『曾國藩自出兵以後，均能與塔齊布協力同心，掃除群醜。此時，偶有小挫，尚於大局無損。曾國藩自請嚴議之處，着加恩寬免。』等因欽此。

竊臣殺賊有心，治兵無術。上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因水師乘勝攻入內河，溯流迎剿，欲淨洗鄱湖以內之船。該逆將隘卡加築，以致內外隔絕，被賊劃焚襲老營。臣治軍年餘，當聲威稍振之後，忽有此挫，上厪宵旰之憂勞，調度乖方，罪無可逭。乃荷逾格天恩，寬免處分。皇上之鑒原愈摯，微臣之感激愈深。惟有殫竭血誠，力圖補救，或可稍贖愆尤。現在造船添勇，將次就緒，即當親督出湖，水陸痛剿，迅掃逆氛，冀仰答高厚鴻慈於萬一。所有微臣感悚下忱，理合繕摺叩謝天恩，伏乞皇上聖鑒。謹奏。

統籌全局摺 二月二十七日

奏爲統籌全局，將臣等一軍應辦事宜，分條馳奏，仰祈聖鑒事。

竊正月十九日用地雷轟斃賊衆，及內河水師重加整理情形，業經奏明在案。自後該匪未敢出城。二月十二日，逆賊約出千餘，分路來擾，四處山脚，廣爲埋伏。我軍不動聲色，暗自提防。該匪之兇悍者，一股進前猛撲，臣塔齊布分道抄擊，賊衆敗竄，斃四十餘名，生擒十二名，當予凌遲梟示。

屢接各路文報及探卒稟報，臣等兩次所遣回李孟群、彭玉麟等砲船，於正月初七、初九先後到鄂，共船一百三十餘號，分泊武昌城下，屢次開仗獲勝。北岸之賊，其由黃梅、廣濟攻撲督臣楊需營盤而上犯者，已於初七日竄至漢口；其由小池口、武穴沿江岸而上犯者，初九日始竄至黃州。自黃州以下各市鎮，如巴河、蘭溪、蘄州、武穴、隆坪等處，現均有賊盤踞。南岸初本無賊，北岸之賊分千餘人由富池口南渡至興國州，擄人數千，攻陷興國、通山、崇陽、通城等州縣，現尚分屯崇陽、咸寧、興國，時擾江西武寧境上。九江之賊，於新壩添築磚城，對岸小池口亦築磚城，爲死守抗拒之計。其在鄱湖以東者，湖口之賊虐役鄉民，增高城堞，梅家洲大築土城，長逾三里，賊卡浮橋，至今

未拆，上蓋木板，加以土石。都昌之賊，攻撲饒州，又有匪黨自東流、建德而來，并集於饒州，分擾樂平、石鎮街，屯聚於景德鎮，合計七八千人。又東竄祁門、休寧，并有攻陷徽州之信。僞翼王石達開、僞丞相羅大綱久踞九江、湖口兩處。而饒州賊黨亦張羅大綱之旗幟，意將侵擾廣信，窺伺浙江各等情。此近日探報各路賊情之大略也。

以湖北、安徽、江西三省全局論之，陸路須有勁兵四支，水路須有勁兵兩支，乃足以資剿辦。北岸自蘄水、廣濟、黃梅以達於太湖、宿松，是爲內一路；自漢口、黃州、蘄州、田鎮、武穴濱江而下以達於小池口、望江縣，是爲外一路；南岸自九江以上，興國、通山、崇陽、武寧等屬，皆土匪勾結粵賊之淵藪，是爲西一路；自湖口以下東流、建德、饒、池、徽、寧四府，皆逆匪覬覦浙江之要途，是爲東一路。北岸之黃梅、太湖，前臨大江，後枕灊嶽，一山綿亘數縣，屏蔽舒、廬，爲該逆必爭之地；南岸池洲雖瘠區，而大通鎮、殷家匯水陸交沖，南窺徽、嚴，東障蕪湖，亦爲該逆必爭之地。故南岸以東一路爲最要，而西路次之，北岸以內一路爲最要，而濱江一路次之。此四路者，須陸兵四支，缺一不可者也。水師自武昌以達湖口爲上一支，自小孤山逾東西梁山以達太平、採石爲下一支，乃與紅單船相接。兩支各自成軍，分段肅清，庶免首尾不顧、腹背受敵之

患，亦缺一不可者也。今臣等水軍陷入鄱湖之船百餘號，回救鄂省之船百餘號，業已分爲上下兩支，似有因禍得福之機。然內湖一軍，臣國藩來江整理造船、添勇，無難就緒。回鄂一軍，以被風擊壞之船，當將士疲勞之後，與漢口新竄之賊相持，臣等又不能分身前往統領，日夜懸念。每聞春風之怒號，則寸心欲碎，見賊帆之上駛，則繞屋徬徨，不知李孟群等果能添置小船，復振軍威否。至陸路須勁旅四支，而臣等只此一軍，欲分爲兩支，則立形單弱，欲常聚一處，而事勢所迫，有不得不分者，又不敢過於持重，致失機宜也。謹就目前之急務，度臣等力之所能辦者，分務布置，爲我皇上陳之。

一、現在賊竄饒州、樂平，分擾景德鎮、祁門、徽州等處，所謂東路者也。爲江、浙轉餉之路，亦爲奏報入京之路，關係大局非輕。臣等分派羅澤南統帶湘勇三千，由江西省城繞出湖東，攻剿饒州之賊。又與撫臣陳啓邁合募平江勇四千，同剿東路。俟饒郡克復，即引兵直下，或趨景德鎮，或由建德進攻池州。此路有重兵，使安慶之賊大爲震動，則浙江之患可以少紓。臣等前摺所謂賊攻我之所必救，我亦攻賊之所必救也。

一、悍賊石達開等堅守九江及對岸之小池口，臣塔齊布一軍仍留五千人穩住潯郡，伺隙攻城，使賊不敢全數上竄武漢，亦不敢奔突他處。惟前此攻圍潯城至萬五千

人之多，兩次派胡林翼、王國才回援鄂省六千餘人，此次派羅澤南馳剿饒州者又三千人，存潯官軍，過形單薄，俟籌添兵勇，續行具奏。

一、正月二十八日，臣國藩派水師船六十餘號至康山地方駐紮，外防大江之賊駛船入湖，內防饒州之賊擄船出湖，其餘弁勇尚在江省修船，日內修完，大隊進紮南康、青山一帶。其湖口賊卡浮橋既堅，鋪以木板，填以土石，人力難以遽破。俟春江盛漲，水陸并攻，即當力破浮橋，衝出大江。

一、臣國藩來江已逾月餘，日內船隻修齊，即駐紮鄱陽湖內，四處游繹，西近臣塔齊布九江一軍，聲息常通，東近羅澤南饒州一軍，調度亦便。兩軍相隔已在六百里外，全賴水師在湖中遞接信息，庶幾首尾相應。如東路攻剿得手，能至彭澤、東流等處，將來水師出江，乃得所依護而無孤懸之患。

以上四條，就目前之急務，臣等力之所能行者，籌商辦理。是否有當？伏乞皇上聖鑒，訓示施行。

再，臣等正月初五、初八、廿七日三次奏報，均未奉到朱批。此次改由湖南繞出荊州驛遞進京，合併聲明。謹奏。

謹呈水陸軍情摺

三月廿三日

奏爲謹陳水路軍情，遵旨復奏，仰祈聖鑒事。

咸豐五年三月十四日，臣國藩在江西內河舟次，準兵部遞到承準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二日奉上諭：『曾國藩等，前因戰船損壞，全數開赴上游修理，又因陸軍銳氣尚盛，仍欲鼓行東下，直搗金陵。原以逆匪上竄，牽制我師，若輾轉回顧，不但前功可惜，且恐兵勇之氣不能復振。是以諭令該侍郎等攻克九江，即合軍東下。惟現在賊踞漢口、漢陽，武昌情形關係緊要。設有疏失，該逆勢踞上游，我兵仍係腹背受敵。應如何設法協濟武昌而於攻剿九江大局仍無妨礙，着曾國藩等體察現在情形，或該侍郎帶兵自行前往，仍令塔齊布會同江西兵勇攻剿九江，務當統籌全局，斟酌辦理。楊霨、曾國藩接奉此旨，即將如何籌辦情形迅速具奏，以慰廑念』等因。欽此。

又於三月十七日兵部遞到承準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四日奉上諭：『曾國藩等進攻九江，連日不知勝負若何？或酌分陸軍以救武昌東路，或再添派水師沿江而上，協濟李孟群等之師，使得進剿襄河，則上游可冀得手，於潯郡事機亦有裨益。着即妥爲籌酌，迅速奏聞。』等因，欽此。

伏查江西東路饒州、廣信等處被賊竄擾，安徽池州、徽州等屬賊勢猖狂，臣等酌派羅澤南帶兵前往廣、饒一路進剿，業經奏明在案。目下臣等一軍分爲四支：陸路兩支，臣干塔齊布駐紮九江，羅澤南分剿廣、饒，相去已在六百里外；水路兩支，臣國藩整理陷入內河之水師，駐紮鄱湖，李孟群等回援武漢，屯紮金口，相去更在八百里外。兵合則力厚，分則力薄。陸軍之分，猶斟酌再三而後析爲兩股。水軍之分，其初本無意於分也，自去臘十二日輕舟百餘衝入內湖，被賊卡塞斷，遂與外江老營隔絕，猶冀內外夾攻，仍可合而爲一。自正月初三日飭李孟群等回援武漢，外江之船愈少。初五日彭玉麟等因大風壞船，全數開赴上游，遂與內河一軍相去日遠。逮至武漢再陷，沿江兩岸數百里復被賊踞，而金口水軍與鄱陽一軍，乃不復可以遽合矣。今水陸各軍之在江西境內者，傷者平復，勞者休息，羸弱者汰遣添換，仍可復去秋壯盛之氣，足以仰慰宸厪。金口一軍，與臣等相隔太遠，當轉戰積勞之後，值兩次敗挫、三次遭風之餘，以未經修理之船，御武漢方張之賊，撐持數月之久，不得一日休息，此兵家之所大忌，而臣等之所以深以爲慮者也。屢據稟報，彭玉麟等回漢之師，一面與賊接仗，一面修整破船，次第完好。湖南撫臣駱秉章復以百餘船前往接濟，差足重整軍威。而陸軍單

薄，餉項缺乏，岌岌乎有潰散之虞。

論天下之大勢，則武昌據金陵上游，爲古來必爭之地；論行兵之常道，則上下皆賊，而臣軍坐困於中段，亦決非萬全之策。是以臣等一聞武昌淪陷之信，即再四籌商，思所以爲回剿之計。顧回剿之策有難言者，潯郡據長江之腰膂，宜有重兵駐守其間，一經撤退，則九江，湖口，小池口之賊皆肆然無所顧忌，內犯江西，上竄岳、鄂，均不可知。軍士進則氣勝，退則氣歉。即剿辦得手，未知何日始能重至九江，其難一也。

正月初八日一摺，言賊之上竄，不過意圖牽綴，使我軍回救耳。我軍鼓行東下，不爲其所掣動，賊攻我所必救，我亦攻賊之所必救等語。其時未知上竄之賊果至漢口與否，亦未知回救之船即不可復下也。今該逆不特攻陷武、漢，而且窺伺襄、樊，自金口以下，上下江面皆爲賊踞。內河水師若徒株守鄱湖，不出江面，則保護一隅，無濟大局。若乘此春漲，由湖出江，則不難於衝出湖口，而難於出江之後，一軍孤懸，四面無依，上不能遽合金口之水軍，下不能速剿安慶之賊艇，其難二也。

湖南用兵已久，庫款既空，捐項亦竭。本年賊踪上竄，胡林翼、王國才等之陸軍，李孟群、彭玉麟等之水軍，皆仰給於湖南，弁勇萬餘，嗷嗷待哺，有月餘未給餉者，有兩

三月未給餉者。事機愈挫，來源愈斷。現在金口一軍，口糧不繼，即有潰散之患。臣等欲率六七千人前往，江西既難於供支，湖南更無可籌撥。大抵兵勇之積習，久住不戰，口糧尚可展緩，若有行役之苦，有戰陣之危，則不可一日而無餉。狡者借詞鼓譟，樸者亦無鬥心，患有不可勝言者，其難三也。兼此三端，實乏良策，臣等調度乖方，上負皇上委任之意，下負蒼生企望之情，終夜以思，不覺泣下。

刻下若分兵往鄂，則已無可再分矣。若臣等自行回剿，則須預籌兩月之餉。臣國藩上年曾奏請四川勸捐助餉，頃已札委前任湖南常寧縣知縣祥麟，兼程赴蜀守催餉銀十二萬兩。如此項有着，即可恃以爲回剿之用，若其無着，則姑駐江省境內。與其千里馳逐、卒以餉匱而至意外之虞，又不如堅扼中段、保全此軍，猶得以供皇上之驅策。瞻望北闕，翹切待命。臣等微悃，萬言莫訴。所有近日軍情，遵旨復奏緣由，理合繕摺馳奏。伏乞皇上聖鑒，訓示施行。謹奏。

在江西七里街舟次發

塔齊布病故出缺摺

七月二十四日

奏爲湖南提督塔齊布因病出缺，微臣馳赴九江大營，料理喪事，兼統陸軍，恭摺馳

奏，仰祈聖鑒事。

竊臣與提臣塔齊布六月二十七日在青山地主會晤，言及潯城未破，頓兵已久，憤恨同深。微臣之意，謂宜移師東渡會剿湖口，掃蕩東流、建德一帶，長驅直下，期與下游蕪湖之師會合。塔齊布之意，謂自六月以來，攻城之具增置完備，七月以內即行大舉攻剿，誓當力破此城，以雪積憤。如環攻不破，七月底再行移師東渡。商酌已定，曾於七月初六日附片具奏在案。其後，塔齊布益廣置攻具，備雲梯數百，布袋四千，紮草人以緣城，結竹筏以渡水，各營弁勇，皆自備擋牌、竹盔之屬，無一不齊，專俟月黑陰雨之夜，大舉攻城。臣在南康，亦派平江勇三千餘人渡湖之東，攻剿湖口，訂期十五以後，兩城同攻，水陸并進。不料七月十八夜，潯城陸營專弁飛報南康，言塔齊布於辰刻傳令出隊攻城，尚未出營，陡患氣脫之症，昏迷不醒，竟於午刻因病開缺。臣聞信之下，不勝悲愕。

伏查提臣塔齊布，純誠報國，忠勇絕倫。自其爲都司時，毅然有殺賊立功之志。上年蒙恩超擢提督，出師岳州途次，於左臂涅刺『忠心報國』四字，每戰匹馬當先，麾下士卒附從，輒麾之使後，不令出己之前；或他營被賊圍困，輒躍馬馳往救援；凡相度

戰地及察看賊營情形，嘗以單騎清晨獨往，不使將士得知，屢被賊衆狙伺追逼，從容御之。臣以不宜冒險，迭次勸阻，諸將亦日日諫止。而塔齊布氣吞兇逆，不爲怯懼，屢瀕危險，常有奇緣，得免於難。湘潭之戰，被賊圍攻，縱身越牆得脫；崇陽、黃梅兩次受傷，均以麾下易馬扶去得脫；小池口之戰，群賊曳其馬尾，揮刀斫之，卒能縱橫衝突，轉敗爲功，賊中驚以爲神。而該提督雍容恬退，未嘗一語自伐其能。宅心仁厚，所得薪水銀兩，盡以犒賞士卒，或深夜呼兵勇與之絮語家事，親如父子。洪山之戰，圍逼賊衆溺水，其中幼孩甚多，塔齊布大哭，立即傳令不殺，幼孩救出數百人，資送回籍。紀律嚴明，不許兵勇騷擾民間，有違犯者秋毫必懲。身歿之後，軍士百姓同聲悲泣，不獨臣軍失此名將，大損聲威，即東南衆望所推，亦均恃爲長城之倚。遠近官紳，并深驚悼。

臣於十九日馳赴九江陸營，照料該提督喪事。二十一日丑刻，送其靈柩出營，派副將玉山、守備長春、提標撫標官兵三百五十名，護送至江西省城。臣即暫駐潯城，統領陸兵，拊循士卒，保此勁旅，仰慰宸厪。惟念提臣塔齊布出師二年，日夜憂勞，賁志長逝，并無子嗣，家世清貧，上有老母，其兄弟三人，季弟去年陣亡。合無仰懇天恩，交

部從優議恤。湘潭、岳州之站，保全湖南，爲功甚巨；籲懇天恩準於湖南省城建立專祠，以慰忠魂，而洽民望。其湖南提督遺缺，請旨迅賜簡放，以重職守。所有提臣塔齊布因病出缺，微臣馳赴九江料理喪事，兼統陸軍各緣由，恭摺由驛馳奏，伏乞皇上聖鑒，訓示施行。謹奏。

師久無功自請嚴處并兼保各員片

九月初九日

再，臣自抵江西整飭水軍，本擬四、五月間水陸會剿，攻破湖口一關，緣義寧州失陷，羅澤南率師回救，不能赴湖口會剿；繼而與塔齊布面約，移師東渡，攻剿湖口，該提督又遽爾殂謝；後飭平江勇往攻湖口，二十三日水陸大戰，極爲得手，而下鐘山石壘堅固異常，竟不能破。自辦理內湖水師，已逾半年，鄱湖以內雖已一律肅清，而未能橫截江面，終無裨於大局。轉瞬霜降水涸，攻剿愈難，師久無功，餉項虛糜，應請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。

惟臣調度乖方，咎無可辭，而助臣辦理軍務實在勞績不可泯滅者，亦不敢壅於上聞。侍郎臣黃贊湯，自去歲督辦捐輸，已逾六十餘萬兩，孜孜勸諭，毫無抑勒，紳民爲

之感動。其致臣書函有云：『軍務一日不竣，辦捐一日不息。』其致羅澤南書函有雲：『如餉項緊急，則傾家破產，亦所不恤』等語。實屬力拯大局，公爾忘私。

南昌府知府史致諤，於九江、廣信、湖口等軍支應諸件，晝夜叢冗，毫無貽誤；水軍所需子藥，動輒數萬斤，亦能措置裕如，綜理繁劇，舉重若輕。

候補直隸州知州李瀚章，自去歲辦理糧臺，每於艱難挫折之際，逶迤經營，不激不隨；今年在江西與禮部主事甘晉應付各路軍需，亦能權衡緩急，毫無浪費。

至外江金口水營，正月初三日李孟群等赴援武昌，僅砲船五十餘號，初五日彭玉麟等赴援武昌，亦僅砲船八十餘號，尚有被大風損壞、舵折楫摧者，到武昌後又復三次遭風。臣時深慮外江水師不克搢持，曾於奏牘內言之。賴湖南巡撫臣駱秉章一力維持，接濟船砲，撥給餉項，添募水勇，俾金口水師危而復安，弱而轉強，以保湘省，即以衛大局。該撫督內募友侯選同知左宗棠，於外江水師，尤爲殷勤保護，一船一砲，一哨一勇，皆苦心照料，勞怨兼任；一面在長沙操練，一面發往鄂省，力挫水賊兇鋒。

候補知府彭玉麟，於大風壞船之後，督率舟師赴援武昌。其時賊勢方張，我軍氣餒，彭玉麟一面修整破船，一面鏖戰悍賊，與李孟群同心協力，目不交睫八十餘日，竟

能保守金口，水軍復振。其堅忍之力，殊屬難得。

禮部主事胡大任，自賊氛再犯武漢以後，在於新堤地方勸捐助餉，安定民心，接濟軍火，歷艱險而不渝。現復往荊州勸捐，籌濟援鄂之師。

前任知府黃冕，專辦湖南砲局，前后造砲至六百餘尊之多。不特外江水師借此大振軍威，即臣在鄱湖亦提來砲位一百零二尊。其所造皆精練光瑩，與洋砲無異。所制竹筒炸彈之類，亦皆具有精心，利於攻剿。實屬有用之才，不敢不一一瀝陳於聖主之前。

侍郎臣黃贊湯、巡撫臣駱秉章受恩深重，自應竭誠報國；李孟群職任兩司，亦不敢仰邀獎叙。其史致諤等以下各員，擬即歸入義寧州案內開單保奏，籲懇恩施。所有微臣師久無功，請交部嚴議；及助益臣軍勞績較多諸員各緣由，謹附片具奏請旨。

謝寬免嚴議恩摺 十一月二十一日

奏爲恭謝天恩，仰祈聖鑒事。

十月十九日準兵部火票遞到咸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：『曾國藩奏師

久無功，自請嚴議等語。兵部侍郎曾國藩督帶水師，屢著戰功。自到九江，雖未能迅即克復，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。所有自請嚴議之處，着加恩寬免。』欽此。

竊臣自入內湖整輯水師，意在攻破湖口，力扼長江中段，使上下游之賊不得相通。區區微志，久在聖明洞鑒之中。乃五月初調羅澤南會攻湖口，旋以義寧赴援，不克前來。七月底調李元度環攻湖口，已復縣城，又以石壘未破，不克成功。前與塔齊布會晤之時，議將九江陸軍長驅東下，會合向榮蕪湖之師，而該提督倏爾淪謝，遂乏慷慨同志之人。近聞廬州克復之信，擬將湖內水軍衝出大江，會合和春北岸之師，而潯城陸軍撤入腹地，南岸又無依傍之處。機不遽順，謀不克成，累月曠時，師老餉匱。中夜以思，慚憤交并。自以調度無方，應獲嚴譴，乃蒙天恩曲宥，寬免嚴議處分。祇聆之下，感悚難名。臣惟有殫竭愚誠，激揚士氣，不敢偷安片刻，不敢浪費一錢，俾銳氣之常新，冀逆氛之速靖，庶以仰答高厚鴻慈於萬一。所有微臣感激下忱，謹專摺附驛馳奏，叩謝天恩，伏乞皇上聖鑒。謹奏。